

文明的政治

(法) 埃德加·莫兰
陈力川 译

“文明的政治”这个提法是我在八十年代初形成的。它与我所说的“人的政治”有密切的联系。

“文明的政治”有许多面向，因为今天困扰人类的所有问题都与政治有关。

法国大革命的理想集中体现在“自由，平等，博爱”这个三位一体的格言之中，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这一理想，提出了旨在消除人类关系野蛮性（人剥削人的制度，专制权力，自我中心主义，暴行，不理解）的文明政治。它通过国家途径（Welfare State）在加强社会团结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，但是未能避免在现代城市文明中个人与群体关系的普遍分裂。

社会主义本来致力于整个社会生活组织的民主化，然而苏联版的社会主义却取消了民主，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也未能阻止民主的倒退，由于不同的原因，民主的倒退从内部侵蚀着我们的文明。

文明的政治作为社会主义初期的理想或遭背叛，或被颠倒，或破灭。

文明的政治重拾对共同体，博爱和自由的向往——这是上个世纪社会主义的源头——同时承认这一向往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面遇到的困难。今天，这一向往不像从前那么幼稚，但就其规模而言，这是一个与人类冒险交织在一起的长时期的历史工程：一项改善从人际关系到全球范围内的人类关系的艰巨任务。

今天，人们将失业、就业、排斥等问题与其背景脱离开来，自以为可以从封闭的经济逻辑出发加以解决。相反，我们应当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，从文明的需要出发来考察这些问题，文明的需要本身也要求新的诠释。仅仅从“社会”出发，附带谈论文明是不够的。

当然，我们并不是要将全部政治简化为文明的政治，政府的传统问题仍然存在，但是今后，这些问题都与文明的政治有关。

当然，一种文明的政治应该发展和利用科学、技术、国家、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一切积极的方面。要投资利用太阳能、风能；推广电动或半电动汽车；依靠生物生态学和生物遗传学方法净化农作物；依靠可以自动更换软件的新式智能电脑；总之，